



陈学高作品入选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黄艳玲 文/图)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联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评审于5月23日在眉州揭晓,我市书法家陈学高的书法作品成功入选,这也是我市唯一入展的书法家。

本次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书协主席何应辉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张陆一担任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刘恒担任评审委员会秘书长;于小山、刘洪彪、刘广安、李木教、李洪义、吴行、张杰、漆嗣、薛贤贤、戴跃担任评委;包俊宜、张传凯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组织机构的健全和完善,从制度上确保了本届西部展评审工作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

四川省书协为确保在本届西部展中能取得好成绩,自接受承办任务以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部署,要求全体书法作者积极参与,积极投稿。在年初召开的2014年四川省书协工作会上,创作委员会将此项工作列为重点;3月6日至9日,创作委员会在眉州举办了为期3天的“第四届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四川书法创作班”,对200余名来自各地市州推荐上来的重点书法骨干进行专题培训,省书协领导亲自到场参与授课。各地市州书协组织也多次分片区组织迎接西部展看稿活动,并多次举办讲座和培训,邀请专家前往进行指导、授课,有的地市还进行了封闭式创作训练。兼任省书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的何应辉和副主任戴跃多次奔赴各地市州看稿、授课,进行现场面对面指导交流,拓宽了创作者的思路,提升了他们的眼界,改变了他们的创作观念,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迎接西部书法展的热潮,使整个四川书法创作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为确保参展作品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书法家陈学高认真分析自己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在古隶隶书上的突破口,并加入适当的金文和草书元素,通过反复的创作对比,报送了一件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作品。此作品得到了广大评委的充分认可,一举入展。



陈学高入选的参展作品

市作协举办“心灵之约”文化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园)5月29日,由市作家协会、市国税局、市工商局主办,开发区国税局承办的为期两个月的国税、工商和企业“心灵之约”文化交流活动结束,并于当日在市国税局会议室举办专题座谈会。市作协主席赵天秀以及市国税局、市工商局、重点企业有关领导和作家代表、媒体代表、获奖作者4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代表参观了市国税局、市工商局、四川新中方医药集团等单位的文化建设成果展,并进一步深化国税、工商、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和事业发展进行了座谈。

此次“心灵之约”文化交流活动,圆满完成了两个主题:一是举办“心灵之约”国税·工商·企业文化有奖征文。邀请市内作家、国税和工商职工、企业文化爱好者,围绕税收工商和企业国税和谐文化建设创作参赛作品。共收到征文稿件200余件,由市作协组织专业作家组成评委,评出一、二、三等奖共10名。二是举行文化互动交流。5月10日前,通过“税企QQ群”、“纳税人网络学校”、税企恳谈会等平台,交流国税、工商和企业征纳文化、服务文化、和谐文化话题,并在国税行业网站建设网上,开辟“他山之石”专栏,交流优秀作品,构建和谐文化互动引擎,让文学搭建起机关单位与服务对象沟通的桥梁。

在文化交流座谈会上,大家就文学创作进行了广泛地交流。新中方医药集团员工褚海林现场与大家分享了他创作的情诗,大家都被他的浪漫文学情怀所感动。

母罗皇后不久去世,李雄信巫师之说,多有忌讳,欲不下葬,经赵肃劝说,才将罗母移柩葬于今剑阁金仙镇东虎头山,故名“皇后山”。

燃灯佛为何在金仙得道成仙?

金仙,即金光闪烁之仙,意指燃灯古佛,传说他为释迦牟尼之前的佛,地位极尊。燃灯古佛又叫“定光佛”,属六过去佛之一。因其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名燃灯,作佛亦名燃灯。佛教有三世佛: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佛,过去佛为燃灯佛,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未来佛为弥勒佛。燃灯佛预言九十一劫后,释迦牟尼接班成佛。

传说在武王兴周灭纣时期,燃灯助姜子牙大破“十绝阵”以前,燃灯道人曾在剑阁南端160里、海拔757米的山峦修道(即登仙寺)。时有儒童以五茎莲花供奉燃灯,被燃灯授记偈语:“经九十一劫后的贤劫能识佛法真谛,即可成佛”,即今世之如来佛。燃灯破十绝阵后,脱道入佛,成就大罗金仙之体。燃灯诞生之日为农历8月22日。《大智度论》述:“燃灯降世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成佛后更是金光灿烂之仙,地位比阐教十二金仙还高。修炼之地为金仙山。乡民祈祷金仙赐福而修建寺庙,故名金仙寺。从燃灯助吕尚兴周灭纣迄今已3000余年,3000余年来,这里山因仙名,地因山显,人文、地域,皆以“金仙”为名:金仙镇、金仙场、金仙人、金仙口音。后因燃灯成佛登上仙界之意,更名“登仙寺”。

登仙寺是燃灯修炼之地,是人们为纪念燃灯而修建的寺庙。千百年来,寺庙经多次修复重建。砌筑花台,栽花养草,设置石桌石凳,清理水池,添置围栏,拓沙石曲径为百级石梯,继而修建山门,凉亭庙宇。已建成巍峨之“大雄宝殿”,今日之登仙寺,今非昔比。

金仙这些文化之秘,谁来破解?



位于登仙寺里的燃灯佛

皇后山皇后墓葬的是哪位皇后?

距金仙场镇东两公里地,有剑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后山”。山顶有一株古线柏,枝若垂柳,杆粗若磐石,笔直高丈,线柏高一丈处还生长着好似观音菩萨的莲花台的突出物。它的旁边,就是谜一样的皇后墓,皇后墓葬的是古代哪位皇后呢?

金仙镇老龄协会秘书长梁方生对皇后墓的历史有过研究,他介绍说:“皇后山”,是因三国时期张飞之次女——蜀后主之张皇后葬于此山而得名。”

238年正月,蜀后主刘禅立敬哀皇后之妹为张皇后,乃桓侯张飞之次女,名张兰氏。相传263年,张皇后由镇殿将军高守仁护驾(关羽心腹大将、曾护送玉玺入川)回汉中祭家庙,忽报魏国分三路进攻蜀国,邓艾偷渡阴平。皇后急动驾回都,行至今汉中思依场,又有探马报诸葛亮阵亡,绵竹失守,皇后衣襟撕扯衣袍(今汉中思依镇之由来)。穿越西充国县(今阆中木兰乡),在前行中,又闻

后主开城投降。张皇后知道这奇耻大辱后,在路途中号啕大哭,众人见此情此景,一同悲痛哭泣。悲愤之余,再度劝驾而行。皇后愤慨之极,在轿中以丝带自缢。高守仁将军开道已过虎头山,得知皇后因蜀亡而自尽,觉大势已去,引剑而自刎。随副将选虎头山这块风水宝地安葬皇后,后人尊称“皇后山”。葬高守仁镇殿将军于自刎处,后人称之为“镇殿塚”。

张皇后葬于皇后山的故事,在金仙民间,已相传了1700余年。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据《魏书》载:李雄,十六国时期成汉(成都)的第一个皇帝,豪强李特之三子。306年3月,李雄迎青城山有名气威德的范长生为丞相。6月,公推李雄即皇帝。在一次抗击反叛坚守城池的战斗中,罗母披挂戴甲,在与反寇激战中,被长矛刺伤眼睛,仍然英勇奋战,鼓舞着全军士气,击溃了反寇。李雄

谁来破解金仙这些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傅伊 涂媛媛 常力文 文/图

提起剑阁县金仙镇,那一口特别的地方话,广元人无人不晓。更不同的是,这里的传说和深藏着的历史文化,透发出一个个疑问,让人想追根究底,一探究竟。

“白金话”有没有巴人文化的基因?

外地人到剑阁白龙镇、金仙镇一带,很难听懂这里土著人的话,往往把这些土著人当成广东客,以为他们讲的是粤语。而广东人到这里,同样听不懂这里人说的话,又把这里的人当成了陕西客。就是周边30多个乡镇的人也很难听懂这里人的土话。讲这种土话的人,集中居住在该县白龙、金仙片区的10多个乡镇,约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地人将这种土话称为“白金话”。

白金话的“土”,更多的是体现在方言上。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白金话”里居然保留着很多古音和古调,有些甚至还是先秦的古音!例如:表述时间的方言:“那早夫儿”(开头、刚才)、“往年家”(往年);表述事物的方言:“拐拐”(鸟)、“隔蚤子”(跳蚤)、“踏儿”(地方)、“打冷子”(下冰雹)、“双身”(怀孕);表示问候的方言:“吃晌午没有?”(吃午饭没有)、“你在爪子?”(在做什么);“说”读成“shuai(近似‘帅’),“吃”读成“che(近似‘撤’),“哥哥”读成“gou gou(近似‘勾勾’),“沟”读成“jiu(近似‘鳩’)”等等,都明显是在古音的基础上略有变化,绝大多数都很难用汉语拼音描述出来。外地人听这些方言,像是在听天书,简直是有点怪腔怪调,抑扬顿挫,拖腔拖调,听起来很像是在念戏剧台词。

那么白金话是怎样形成的呢?据当地民俗文化专家研究,主要是移民因素。据新编《剑阁县志》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剑阁即有人类居住,秦灭蜀侯,向蜀“移秦民万家实之”,元康年(298)年,李特率秦陇流民入蜀,经剑门等地,部分流民居住在



皇后山边谜一样的皇后墓

境。东晋至南北朝,武都、南安郡县建立,除土著居民外,有从陕西、甘肃等地移民来境落籍,土著人同中原移民逐渐融合同化,成为剑阁人口的主要来源。”按照与陕西方言接近的情况分析,白龙金仙一带大多数居民应属于陕西一带的移民。

还有一说,这里的土著人是巴人的后裔。金仙许多当地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应该是賸人。賸人属于巴人的一支,存在于春秋战国之前,主要生活地区在今达州渠县一带。据当地人考证,金仙之西河流域东至阆中、渠县为賸人居住区域。据《华阳国志》载:“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巫觋,多奉之。”所以剑南所居賸人皆奉道教,有病丧之事,就请道士作法。能佐证的,是金仙有一寺,叫登仙寺,供奉的就是燃灯道人。传说燃灯道人在金仙修仙练道时,曾带领金仙賸人助武王兴周灭纣。沧海桑田,金仙人今天保留的“白金话”,应该有賸人语言的延续,带有巴人文化的基因。



喋血剑门的保路运动主将吴庆熙(下)

郭子松

清乡剿匪显政声

民国以后,四川连年兵连祸结,盗匪案频发,无恶不作,是匪患最重的省份之一。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督军后,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各军就地分防以当地税款作为军费,控制防区政权,由此进入了罄竹难书的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代,是巴蜀历史上民众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防区多易其主,地方长官也如走马灯般更替,仅1918年,剑阁就7次换知县、征收局长,陷入无政府状态,很快,县内普安、武连、开封、元山、鹤龄等地出产了一批臭名昭著的“巨匪”,糜烂地方。在剑阁、江油、梓潼三县交界一带,军阀时常在此来回追打,散兵游勇和地痞串通一气,在大山深处青林口聚集了大批匪帮,以邓天富为首,与各地“坐探”勾结,抢劫、绑票。在1921年春的一天,一股土匪突然袭击武连场,拉去了张载阳、黄三娘和两个未婚夫青年,张载阳由家人交了“四百个银元、二十把黄丝”的赎金才换了回来,其他后来始终去向不明。

再说当时的军阀刘存厚随后在护法运动中熊克武打败,退缩在陕南、川北,进行残暴统治,敲榨商贩,搜刮民财,仅剑阁税赋就被征到1987年,一向行侠仗义的吴庆熙婉拒了刘的北上任职邀请。1920年8月,为了阻止滇军势头,刘、熊再度联手组成靖川军,发动“靖川战役”。1920年11月,吴庆熙任靖川军第二师独立旅旅长兼右翼副司令,驻防温江文家场。两个月后滇军败退,靖川军使命刚一结束,刘、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一高下,刘在较量中丧失优势,退出成都撤往陕西宁羌。1921年2月,享有社会名望的吴庆熙任熊克武部十七旅旅长,1921年7月,驻防梓潼,兼任梓潼、剑阁清乡司令。

剑阁人民不堪忍受土匪的侵扰掠夺,剿匪的请求雪片一样向吴旅部飞来。在历次革命中已将谋求社会安定



东大路右侧的“血坑”和山坪塘已荆棘丛生

植根于人生信条的吴庆熙,决定把剿匪作为急务之一。1922年正月,吴庆熙断将旅部从梓潼移防武连,不久就一举查获武连开点心铺的“坐探”陈德祥,游街问斩,并捣毁武连复永生匪巢,民众拍手称庆。他把清乡剿匪与地方施政相连,驻军严禁军人骚扰百姓,组织宣传应对土匪方法,提高民众自卫能力,还禁止妇女缠脚,组织戏班为百姓唱戏,对特别困难群众倾囊相助,小“棒老二”大有收敛,一时治安明显好转,时称“与以前的军队大不一样”。吴庆熙算是川军混战年代为数不多的侠肝义胆长官。

但开封袍哥兼“坐探”谭义生并没有把驻军的警告当一回事,仍蠢蠢欲动,不时制造事端,抢劫拉帮。

谭义生何许人也?谭义生,开封人,个子不高,鼻梁高挺,曾当军任职到连长,枪法精准,惯使马刀,后随部队混战被打散,索性回到繁华的开封本地上战场,亲自负责,组织特别侦探队摸排谭匪下落。

田也来助兴。孟是毗邻马迎乡(时属剑阁)“红黑”两道的团练长、袍哥大爷,与谭是姨表关系,各霸一方,虽互有戒备,但也相互依靠,相安无事。

这天,酒足饭饱的孟见谭义生新婚妻子姿色动人,用言语挑逗,惹得醉醺醺的谭醋兴大发,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大打出手,由于孟所带人马少,表面隐忍,宴席不欢而散,孟返回马迎后,翻出谭多年作恶把柄,即向县新任县令倪益三密告:“谭劫劫民财,聚众造反,请火速镇压。”孟在县内名气不小,行伍出身的倪立即带上役衙、堂勇,坐上轿子直奔开封场。行至开封场附近的温家院时,不想被谭匪抢先机,还搭上几名士兵的命。好汉不吃眼前亏,倪于慌乱之中急忙跳进红岩营内,才躲过一劫。

县长见谭匪下手残忍,回县后,向熊克武总部发去剿匪请求加急申报。吴庆熙接到熊手令后,视清乡剿匪如同上战场,亲自负责,组织特别侦探队摸排谭匪下落。

西河潺潺祭英雄

谭匪狡猾成性,带上几个铁杆亲信拼命西窜,潜伏到江油、绵阳,一个多月竟无影无踪。吴庆熙下令峰指令一时难以销路,便心生一计,在沿线散布消息称:川南战事吃紧,吴旅即将换

防。匪心不死的谭义生闻讯后,想想自己的立脚之地还是在开封,便潜回至老巢窝窟据点——相距开封20多公里的凤凰山大寨坪,一些昔日的喽啰也闻讯而来。凤凰山半坡林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时称“东大路”,是当时梓潼与剑阁、南部、盐亭间往来的一条通道。解放前,大寨坪是近邻建新(时属开封)油泉村、马灯西沟村、碗泉大山村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小学堂。

1922年10月20日,吴庆熙正带着几个随从匆匆走在由梓潼返回的皇柏大道上,忽有快马来报谭匪在大寨坪秘密活动。对手上钩,岂能轻易放过,以果敢、出奇制胜著称的吴不顾部下劝阻,即沿着双坪、魏公寺方向急赶。一代英雄已经命悬一线,他却浑然不觉。这一带灌木丛生,“东大路”多处为羊肠小道。吴行至距大寨坪2公里、同是大路边上的天公堂(宗祠),早已人困马乏,闻听远处毫无动静,便歇息吃干粮。天公堂地处山脚,地势略高,但这一切被警惕性极强的谭义生布置在周边的眼线侦察尽知。谭匪即命爪牙王兴全、罗才元等数十名匪徒从宋家湾迂回至天公堂背后,乘虚杀入。这些匪徒多年跟随谭义生打打杀杀,特别是王兴全本是普安较场坝出名的刽子手,心狠手辣。吴大吃一惊,一边组织抵抗,一边寻机脱身。由于地形不熟,刚退至大路旁小坟林处红岩地中,战马被岩藤绊倒,吴庆熙正爬起来去拣掉的一支马鞭,那一瞬间,被匪徒杨盲子、王兴全、罗才元、罗福盛等一拥而上反剪双手,夺下手枪。谭匪赶来坐镇指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肉搏。虽然吴庆熙已年过半百、疲乏难支,但他的过人武功并未让土匪轻易得手,吴庆熙奋力几次挣脱,挥拳击倒数人,但他的几位随从已被增援的一群土匪牢牢控制,终因一人难敌群狼,他的双腿被劈下,“双手使劲抓踩在地上,硬撑着,竟弄成几个坑穴”,最终被按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杀人成性的王兴全,狂举砍刀劈向吴颈部,残忍地割下头颅,可怜身经百战的—代英雄就这样令人发指地被草寇残害,年仅51岁。

武连驻军得知吴庆熙单枪匹马拿要犯,大吃一惊,迅即派一营部队沿马灯、西沟方向直扑大寨坪,可惜赶到之际,正土匪收兵之时,一时枪声大作。谭义生原想活捉吴旅长,以此要挟驻军及孟兰田。吴庆熙既杀,谭匪自知闯下弥天大祸,不敢久留,命王本全、罗才元等断后,阻滞迷惑官军,带上一股土匪不分昼夜向江油方向唐王寨深山老林逃去。

吴庆熙以保路运动领袖、靖国军旅长身份在清乡剿匪中喋血遇难,在成都市政协的《成都文史资料选编》中这样写道:“豪侠仗义,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关于他的悲壮人生,剑阁、梓潼、温江都有提及,却都不甚完整,尤其《剑阁县志》只一笔带过。

回顾这段沉重的历史,我们对这位四川近代历史英雄人物心怀敬仰。

